

LINSHAN PINGZHUAN

林杉评传

郭学勤 著



海洋出版社

宁波市浙东文化研究基地课题成果 (07JDZ05N)

宁波市文化服务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基地课题成果

林 杉 评 传

郭学勤 著

海洋出版社

2011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林杉评传/郭学勤著.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 - 7 - 5027 - 8066 - 1

I. ①林… II. ①郭… III. ①林杉 (1914 ~ 1992) —评传
IV. ①K825. 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9806 号

责任编辑: 陈莎莎

责任印制: 刘志恒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 100081

北京画中国画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9.75

字数: 323 千字 定价: 56.00 元

发行部: 62147016 邮购部: 68038093 总编室: 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前 言

在中国电影第一个百年（1905—2005）发展史上，中国有两个省份出电影名人最多，一个是广东，一个是浙江，广东以潮州的电影名人人居多，而浙江则以宁波为首。仅在《中国电影家大辞典》中所收录的浙江籍电影家有 300 多位，而其中宁波籍电影家就占了 120 多位。张石川、邵氏兄弟、应云卫、袁牧之、林杉、桑弧、徐桑楚、干学伟、沈寂、张鑫炎、张子恩、陈逸飞、张翼、舒适、韩非、白穆、乔奇、王丹凤、陈思思、王志文、洪金宝、周星驰、郑崇兰、余省三、周诗穆、董克毅、林圣清等，真可谓人才济济、群星灿烂。在这 120 多位宁波籍电影家中，林杉是杰出的代表之一。其实，不只在宁波籍电影家中，即使在中国电影史上，林杉也是可圈可点的重量级人物。

林杉（1914—1992），原名李文德，宁波市江北区庄桥李家村（原属宁波市慈溪县）人。“林杉”是他的笔名，1932 年，林杉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囚徒号码为“8403”，后来他就将“8403”后三位数字的谐音作为化名“施凌散”，又把“施凌散”改为“施林杉”，最后只取“林杉”作笔名，久而久之，“林杉”就取代了他的真名李文德。

我国老电影艺术家、原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于敏先生曾高度评价林杉，说他是“三好干部”：好人、好艺术家、好共产党员。“面临艰险而无畏，历经坎坷而不挠，一生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世界风云变幻而理想愈坚定，这是真正共产党人的品格。眼光向下，胸怀群众，共忧戚，同欢乐，为师为友，为之讴歌，为之泣血，为之匠心独运，孜孜不息，生也有涯，创作无限，脉搏虽停而笔迹犹新，这是真正文艺家的品格。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俭以自奉，厚以



施众，宁朴拙而不炫巧，恒自惕励而无逸纵，这是真正现代人的品格”。^①

可以说，于敏先生比较全面地概括和总结了林杉一生为人、为艺术、为官之道和人格品质。的确，林杉的一生就是在这“好人、好艺术家、好共产党员”的三者之间徜徉游走，九死一生而不悔。他用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坚定的革命意志，忠贞的信念，写就了他完美而悲怆的人生。

与20世纪30年代走出来的大多数艺术家相比，林杉有些与众不同，别人一般经历的都是从艺术家到革命战士的人生轨迹，而他却是经历了从战士到艺术家，从艺术家再到战士，最后合二为一的人生历程。20世纪30年代初，在血雨腥风的年代里，他16岁参加革命，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8岁就成为一个每月拿6元钱津贴的职业革命家——中共上海某地下交通站的常驻地下工作者，不久又成了国民党监狱的一名“红色囚徒”。当抗日烽火燃起的时候，他奔赴山西抗日前线，以文艺为武器，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成为一名革命文艺家。他曾率领着吕梁剧社、晋绥青年干部学校文化工作队和晋西抗战学院文化队两个文化队、大众剧社、七月剧社二队等革命文艺团体，浴血奋战在烽火吕梁山区，转战于晋绥大地，为抗日救亡，奉献了他最美好的青春和智慧。在抗日斗争的前线，他亲手把一批又一批“红小鬼”培养成有文化、懂艺术、能战斗的革命文艺战士，为晋绥边区培养和扶植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文艺干部，其中不少后来成为了知名艺术家与文学家，如作家西戎、胡正，作曲家彦克等。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又“半路出家”，改弦易辙，放弃了自己热爱的戏剧事业，投身于新中国人民电影的建设，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电影剧作家。他创作的《上甘岭》、《党的女儿》、《冬梅》、《两家人》等优秀影片，曾影响了几代中国观众。“文化大革命”中，他备受身心摧残，但他九死一生而不悔。改革开放新时期，他又以创造性的思维、前卫的思想意识，参与主持中国影协全面工作，领导《大众电影》杂志走向了辉煌。从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编剧、艺委会秘书长，到长春电影制片厂艺术副厂长，再到中国影协书记处书记兼《大众电影》主编，在电影事业的岗位上辛勤工作了40多年。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在

^① 于敏：《痛悼林杉》，《中国电影周报》，1992年5月7日。

为创作电影剧本《凤凰涅槃》奋笔耕耘。可以说，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党的文艺事业。他无愧于“好艺术家、好共产党员”的称赞。

人常说“戏如其人”，用来形容林杉是最恰当不过了。他为人真诚友善，平和谦逊，勤奋正直，光明磊落，胸怀博大。他是一个资深的老革命、成就卓著的大艺术家，但他却从不居功恃傲。他一生无所争，只为党和人民勤奋工作，努力奉献。他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为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他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为培养和扶植青年人不遗余力。他更无愧于一个“好人”称赞。

1992年2月，林杉因突发心脏病在北京家中逝世。他用自己的革命实践谱写了革命的人生，他对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以及献身真理的革命精神，献身艺术的创造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

林杉不仅是宁波人的骄傲，更是中国电影的骄傲。

目次

前言	(1)
第一章 少年革命家	(1)
一、记忆中的故乡有一条河	(1)
二、马路上的革命启蒙	(4)
三、罢课斗争的“小英雄”	(7)
四、“明天就是苏维埃!”	(12)
五、地下交通员	(14)
第二章 浙南陷图圉	(17)
一、浙江陆军监狱里的“红色囚徒”	(17)
二、狱中遇刘保罗	(25)
三、铁窗读“大学”	(28)
第三章 吕梁戏剧魂	(34)
一、为了找党赴太原	(34)
二、牺盟特派员	(37)
三、创建吕梁剧社	(39)
四、转移黄土镇	(42)
五、晋西南巡演	(45)
六、反扫荡艰难时期	(48)
七、绥德“剧场风波”	(50)
八、王震将军的热情款待	(53)

九、告别吕梁剧社	(55)
第四章 转战晋西北	(59)
一、成立青干文化队	(59)
二、领导抗院文化队	(66)
三、出任大众剧社社长	(72)
四、重新入党	(81)
第五章 “七月”花正红	(86)
一、导演《白毛女》	(86)
二、参加崞县土改	(93)
第六章 从影进北京	(99)
一、“半路出家”的电影编剧	(99)
二、“吕梁英雄”初试笔	(102)
三、《刘胡兰》的得与失	(107)
四、《丰收》：一部并不成功的获奖作品	(110)
第七章 经典《上甘岭》	(118)
一、出任艺术委员会秘书长	(118)
二、“上甘岭”的震撼	(121)
三、超越时代的魅力	(125)
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134)
第八章 巅峰之作《党的女儿》	(138)
一、为圆导演梦举家北迁	(138)
二、从《党费》到《党的女儿》	(141)
三、久盛不衰的魅力	(144)
第九章 风雨小白楼	(150)
一、悠扬小夜曲《复试》	(150)
二、与“右派帽子”擦肩而过	(154)
三、表现大跃进的《试航》	(156)
四、《风从东方来》	(159)
五、被“大补大泻”的《再生记》	(169)



六、没有赶上献礼的《冬梅》	(174)
第十章 副厂长任上	(180)
一、电影文学系主任	(180)
二、副厂长走马上任	(183)
三、没有拍成影片的《在三年的日子里》	(186)
四、《两家人》：难能可贵的农村历史图景	(192)
第十一章 疾风知劲草	(201)
一、东北局第一个点名打倒的黑帮	(201)
二、“发配”东北小山村	(205)
三、痴心不改	(208)
四、“他是这样交党费的”	(213)
五、云开雾散时	(215)
第十二章 劫后获新生	(218)
一、重返北京	(218)
二、关于《太阳和人》	(220)
三、《大众电影》黄金时代的到来	(225)
四、促成“金鸡奖”创立	(233)
第十三章 死而则后已	(238)
一、离而不休	(238)
二、活到老学到老	(241)
三、红颜知己伴人生	(244)
四、创作《凤凰涅槃》	(252)
附录	(257)
林杉创作《凤凰涅槃》断想——日记摘录	(257)
林杉大事记	(283)
林杉戏剧年表	(296)
林杉电影年表	(300)
参考文献	(304)
后记	(305)

第一章 少年革命家

一、记忆中的故乡有一条河

庄桥，属宁波市江北区，不大，方圆 35 公里，坐落在宁波母亲河姚江北岸，北依灵山山脉，南与宁波主城区隔姚江相望，东北与宁波帮发源地镇海的庄市相毗邻，往西，一条宁慈公路直通杭甬高速，与外界相连。天一生水，岁月悠悠，有姚江、甬江的哺育，灵山山脉气蕴的浸润陶冶，凭借着天时、地利、人和，庄桥也称得上是一个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地方。就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百年间竟然走出了一大批享誉国内外的商界及文化界名人：著名的庄桥商帮“童姚马径张”、我



中年时代的林杉



国近代工业先驱者严信厚，中国工程院院士余松烈、童志鹏，文学大师唐弢、文艺理论家邵荃麟、“俳句诗翁”葛祖兰，新感觉派圣手穆时英，艺术教育家孔小瑜，南开校父严修，哲学家曹天予，京剧大师周信芳，电影艺术家应云卫等。林杉也是这一大批庄桥骄子中的一员。

1914年10月30日（农历），林杉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庄桥镇李家村（原属宁波市慈溪县）的一个贫农家庭里，取名李文德。

林杉的祖父是个佃农，靠长年租种地主的土地养活一家老小。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自己一辈子吃苦受累他认了，可他却不甘心自己的儿子和自己一样，一辈子都跟泥土打交道。所以，虽然贫穷，祖父还是咬着牙决心供儿子读书。于是，他把儿子李锦云送进了私塾。可是，只读了二三年，他就再没有能力供下去了，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放弃学业，给人家当了放牛娃。这个放牛娃就是林杉的父亲。放牛娃成年后，子承父业，继续靠种地为生。待林杉出生时，家里仍然很穷，生活十分拮据，要靠林杉的母亲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计算着过日子。

姚江、奉化江、甬江三江汇流的宁波，是中国最早开放的贸易口岸之一。开放带来的商业文明，使宁波人拥有了一种闯荡天下的勃勃雄心。“大海泱泱，忘记爹娘”，这首宁波民谣正唱出了早期宁波人为谋生求发展而外出“跑码头”的艰难历程。上海则是宁波人的首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方大都市上海迅速崛起，并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而以农耕为主导的宁波，地处边缘的东南海隅，背靠内陆，面向大海，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生存环境比较恶劣。为了基本的生存，也是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于是，大批的宁波人开始涌向大上海，他们以上海为集散点，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不同途径生存着，打拼着。可以说，宁波帮几乎没有几个不是首先在上海发达起来的。

林杉的父亲也汇入到这宁波人涌向上海的洪流之中了。他随着成千上万的宁波人走出三江口，离开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乡土，来到了大上海。在一个上海亲戚的关照下，这个放牛娃出身的宁波农民竟也学会了几句英语，后来还居然考进了当年上海南京路上一个新建的永安公司，当上了公司的一个小职员，这给李家带来了希望，全家的生活开始有了转机。

1917年，林杉与小脚的妈妈、年迈的祖母，离开了他还没来得及

形成一个完整印象的故乡李家村，随父亲来到了上海。这一年，他只有3岁。

3岁的孩子，故乡留给他的记忆自然不多，仅存的也只是一些零散的碎片，模糊的画面罢了。“每当我回忆童年，常常在我的脑际闪现一幅朦胧的画面：在我家乡的一条小河边，母亲淘米、洗衣服，二三岁的我，坐在她身边管自玩耍。一列火车在不远处风驰电掣般地驰过，一股股白色的浓烟向母亲和我袭来……这是幻觉，还是记忆？”^① 一直以来，林杉都以为这仅存的故乡印象只是自己一个儿时的幻觉。

57年过去后，林杉携妻子曹汝仪，相约在部队工作的二弟，一起回到了阔别半个多世纪、日夜思念的宁波老家李家村。这时一直萦绕在他脑际的那个儿时模糊的幻觉，一下子清晰起来。他找到了他出生的那间老屋，倾听着亲切的宁波乡音，驻足老屋门口，放眼望去的时候，忽然，他发现了记忆中的那条小河，不由得喜出望外，他似乎又看到了小河边附近的那条铁路，当年那喷着浓烟、风驰电掣般驰过的火车，仿佛就出现在他眼前。“原来长期在我脑际闪现的那幅画面，并非幻觉，而是我最早的记忆！”^②

2004年10月23日，笔者受林杉夫人曹汝仪老师的嘱托，前往庄桥镇李家村，去寻访林杉的故居。曹老师告诉我，林杉二弟曾来过一封信，信里指出林杉出生的老屋在李家祠堂附近，嘱咐我找到后拍些照片给她留作纪念。我来到李家村，正好遇到一位名叫张沛林的村民，老人家已有70多岁了。在他的热情带领下，首先找到了李家祠堂的位置，但是，祠堂早已在“文化大革命”时拆除了，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名为“采香斋食品实业公司”的企业所在地，张沛林老先生说他曾在这个食品公司工作近29年。至于林杉出生的老屋更是千寻万觅不见踪迹，因为李家祠堂周围已建成一幢幢居民住宅楼，老房子早拆得干干净净了。唯有林杉儿时记忆中的那条小河仍在，潺潺的流水，悠然自得地流淌着，诉说着古老的故事。而那条铁路已不复存在了，早已变成了“宁慈公路”。

张沛林老先生指着前面河边的一条公路说，当年小河边是有一条铁路的，听说这是一条中英合建的铁路，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人侵入宁

^{①②} 林杉著：《一个电影编剧的探寻》，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4月第1版，第453页。

波之前，为了阻止日本人的入侵，当地的地方武装人员将那条铁路拆毁了。但拆毁了铁路，却没能挡住日本人，侵略者还是进来了。日本人入侵后，就在这条铁路的旧址上修了一条公路。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修起了宁慈公路，成为连接宁波—慈溪的交通要道。

虽然老屋、铁路和火车都已不复存在了，但能不能再寻访到一些与林杉家有关的信息呢？我不甘心就这么空手而归，于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请张沛林老先生帮忙带路、引见，继续寻访。张老先生给我介绍了几位村中年长的李姓人，可是没人知道林杉家的情况。其中有一位叫李银初的老人，已73岁了，是李家的第四代，他的爷爷曾是李氏宗族宗族长。可是李银初老人也不知道林杉父亲的名字。据他讲，真正的李家村是在李家祠堂的对面、李家桥下一带，李家忠字辈当官的都住在那里。他推断，如果林杉的父亲叫李锦云，是“锦”字辈的，肯定不是李家族人，可能是赐李姓，因为，当年住在李家祠堂附近的一般都是李氏家族的佣人，赐李姓。这样说来，倒也有几分可信，林杉的祖父就是一个贫苦的佃农。

无论怎样，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的李家村，已经换了人间。李家村的人们过着幸福安康的生活。我去的那一天，正好赶上村里请来了戏班子唱戏，据说要一连唱十天呢。张老先生热情地邀请我去看戏，因为要赶回城里，所以就婉言谢绝了。听着远处临时搭起的戏上传来的阵阵锣鼓声、唱戏声，不禁无限感慨。如果林杉还健在的话，今天再回到他的故乡看一看，眼前的新李家村一定会让他欣喜万分，他为之浴血奋斗一生的理想，不就是让他的父老乡亲能过上这般幸福的生活吗？



二、马路上的革命启蒙

在上海，林杉的父亲虽然有一份看似不错的工作，但收入却很微薄，家里的生活状况仍不富裕。1922年，转眼间林杉就8岁了，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只好把他送到一家学费低廉的私塾去读书。

20世纪20年代初，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上海，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正在迅速传播，新文化兴起，旧式的教育受到了不小的冲击，私塾里所教授的课程早已不是四书五经老一套，而是现代知识了。但是，私塾里沉积千年的陈规陋习却仍然存在，残酷的体罚制度也令孩子们生畏。十几个学生枯坐在一间阴暗的屋子里，面对着一个阴沉着脸的

老先生，时不时还要受到体罚，这一切都使林杉无法忍受，第二年，他就逃学出来，再不肯走进那间阴暗的屋子。无奈之下，父亲只好把他送到了离家不远的德兴小学，插班二年级。



林杉的父亲李锦云

这是一所弄堂小学，讲授的是现代知识，还设有体育课。林杉很快就喜欢上这个学校了，学习、运动，成了他生活中最主要的内容。由于学校小，没有专门的操场，只好把弄堂作为操场。于是，弄堂就成了学生们快乐的体育天堂。放学后，林杉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和小伙伴们一起在弄堂里踢皮球、做游戏，玩得十分开心。就这样，林杉在快乐中读完了初小，准备升入高小了。

在上海泥城桥附近有一所绍兴小学，它的全称是“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小学”，学校是专门面向旅沪绍兴籍同乡的子弟，凡绍兴籍的孩子都可在这里免费入学读书。父母很想把林杉和林杉的弟弟送进这所小学去读高小，但是，不是绍兴人，人家能收吗？父亲带着两个儿子惴惴不安地前去报名，不料，这所学校倒也开通，不讲究籍贯，老师态度也和蔼亲切，林杉和弟弟居然都顺利地被录取了。

比起德兴小学来，绍兴小学的条件要好得多，这里不仅聘请的教员素质高，教得好，而且还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操场，并安置了一张乒乓球台，供学生们使用。林杉是个勤奋好学的学生，语文、算术、英语三门



主课，每学期考试都名列前茅。学校里的文艺生活也很丰富，除了打乒乓球，爱好文艺的林杉还可以唱歌跳舞。同学们还选他做学校学生会文娱干事，负责组织文艺活动。每到周末，学校都要举行晚会，每逢这时，林杉可忙了，他既是晚会节目的组织者，又是主持人，还要在很多节目中担任主角，亲自登台表演。他们表演的《麻雀和小孩》、《可怜的秋香》、《小小画家》等节目，深受师生欢迎。这也许就是林杉最早的文艺演出活动。小小年纪，就表现出很高的文艺天赋。

不料，快乐的小学生活却被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所打破！

1925年5月30日，上海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残酷地镇压示威游行的工人、学生，悍然向密集的游行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伤数十人，逮捕100多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帝国主义的暴行和屠杀，点燃了中国人民郁积已久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怒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上海全市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并进而发展到全国各地，遍及25个省区（当时全国为29个省区），约600~700个县，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全国各地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报仇”的怒吼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这就是著名的五卅运动。

林杉就读的绍兴小学，也在“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中宣布停课。马路上，时常有大学生前来演讲、发传单，整个上海席卷着反帝的怒潮。这一年，林杉只有11岁。学校停课，赋闲在家，只要马路上有演讲集会，在听众行列中就必能看到他小小的身影。他钻进人群中，似懂非懂地听那些大学生们的演讲，当大学生们讲得痛心疾首、声泪俱下时，他这个小听众也随之眼睛湿润，喉咙哽咽，有时甚至泪流满面，激动得不能自己。五卅运动，在林杉小小的心灵上产生了强烈的震动。

五卅运动风暴刚刚过去，又爆发了北伐革命。1927年3月，林杉的家搬到了上海新民路一条弄堂里。这时正值北伐大革命时期，林杉家住的弄堂正对面是北火车站的两扇黑色大铁门，上海工人纠察队与军阀孙传芳的部队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手榴弹爆炸声、机关枪声连连传来，整夜不绝于耳。

林杉的父亲胆小，生怕不长眼睛的炮火伤着自己的孩子，他把两张

桌子拼在一起，桌子上叠放着两条棉被，然后把两个儿子——林杉和林杉的弟弟塞在桌子下面，这样，即使炮弹轰塌了屋顶，有桌子挡着就有可能活命了。可是，少年不经事的林杉，却并不懂得什么叫危险，哪里肯窝在桌子底下！他趁父母的警戒稍有松懈，就偷偷地溜出去，躲在弄堂的墙角里，探头向前张望。这时，他看到了工人纠察队员不间断地往那两扇黑铁门里扔手榴弹，接着有人架起竹梯搭在围墙上，两名纠察队员开始奋力向上爬去，企图进入铁门内，但其中爬在最前面的一位被子弹打中，身体悬空坠落下来。正看得出神，冷不防，林杉被满脸怒色的父亲从背后像老鹰抓小鸡一样给拎了回去，又塞回了桌子底下。

不到两天的功夫，工人纠察队很快打败了孙传芳的军阀部队，占领了上海。不久，蒋介石率领北伐军也乘机进驻上海。这时，偷偷溜出去的林杉又在马路上看到了身穿绿军服、打着裹腿的北伐军，也学会了那首著名的革命歌曲“打倒列强，打倒列强”。

1927年4月12日，风云突变，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整个上海顷刻间笼罩在血雨腥风的恐怖中，黑色的4月，使上海变成了一片血海。就在林杉家的附近，有一所破旧的戏院，起义时，工人纠察队员有四五十人住在这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突然包围了这里，先是手榴弹轰炸，然后用机关枪向里面进行扫射，工人纠察队员全部遇难。手榴弹爆炸声和机关枪声传进林杉家里，吓得家人把林杉关在家里不让他出门。过了两天，局势稍微平静下来，林杉又乘父母不备，从家里溜了出来。他走出弄堂口，朝西一望，被眼前的惨烈情景惊呆了：在新民路一侧的围墙边，几十具白皮棺材^①一口垒一口地堆成几行，鲜红的血水正从那每一口棺材里流淌出来，在雨水冲刷下，把马路上一片又一片的积水都染成了红色。林杉拔腿朝东跑去，当他跑到新疆路天保里时，一排排垒得更高的白皮棺材，也正向外流淌着鲜红的血水，让他又一次惊呆了！

他就是这样在上海的马路上，接受了一堂用革命者的鲜血写成的革命启蒙教育课。从此，在他小小的心灵上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三、罢课斗争的“小英雄”

1930年，林杉已从绍兴小学毕业，升入初中，在上海亚陆中学读

^① 用并未油漆的薄板草草钉成的那种棺材。

初二。这一年他16岁。

有一天，林杉放学回家，突然看到桌子上有一封通知书，这是他在绍兴小学读书的弟弟带回来的。通知书中写道：“我校校长骆京轩突然被英帝国主义巡捕房无辜逮捕。现定于×月×日召开家长座谈会，商讨营救事宜……”^①

原来，绍兴小学是个进步的学校，学校里聚集着一批共产党人，校长骆京轩就是一名共产党员。1930年5月初的一个深夜，骆京轩在乍浦路一带书写革命标语时，被英巡捕房逮捕。为了营救骆京轩，在中国共产党上海闸北区委领导下，绍兴小学发动了一场规模虽小、但声势却很浩大的罢课斗争。为了动员和号召学生家长积极加入到这场斗争中来，地下党组织以“绍兴小学营救骆校长后援会”的名义向各位家长发出了油印的通知书。

林杉看了通知书内容后，无比激愤，一股热血直冲胸膛。绍兴小学是自己的母校，母校校长蒙难，学子自当有责挺身营救！但他深知胆小怕事的父母决不会去参加这种会议的，于是，他便自作主张，冒充“家长”参加了商讨营救骆校长的家长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林杉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表示坚决支持罢课斗争。

这位勇敢的“小家长”立即引起了徐一成的注意。徐一成，绍兴小学的音乐教员，当时真正的身份是中共闸北区团委秘书长，他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音乐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在绍兴小学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家长座谈会后，徐一成单独找林杉谈话，问他能不能暂时不去中学读书，每天到小学来参加罢课斗争？一旁的学生代表祝修贞也鼓励他。祝修贞当时是绍兴小学学生会会长，是学生中的革命积极分子，在徐一成等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已成为了共青团员。

林杉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徐一成老师的建议和要求。从这一天起，为了瞒过家人，他每天清晨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走出家门，佯装去上学，中途却偷偷地跑到绍兴小学参加罢课斗争。

分配给林杉的任务是刻钢板，油印传单，捆扎宣传品，林杉干得十分起劲。随着罢课斗争逐渐进入高潮，为了造成社会舆论，给巡捕房施加压力，迫使巡捕房释放骆校长，由绍兴小学学生会会长祝修贞带领学

^① 林杉著：《一个电影编剧的探寻》，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4月第1版，第457页。